



中华名人协会主办

昆仑出版社出版

Chinese Celebrities Series

Sponsored by Chinese Celebrities Association

彭德怀

PENG

DE

HUAI



编著：冀百年

中 华 名 人 丛 书



●中华名人协会主办

●中华名人丛书

彭德怀

●冀百年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彭德怀/冀百年著. —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1

(中华名人丛书)

ISBN 7-80040-374-2

I. 彭… II. 冀… III. 彭德怀-生平事迹 IV. K825.2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75

字数:146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10元(膜)

《中华名人丛书》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 荣高棠 张黎群

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李 新 金冲及 逢先知 姜思毅
龚育之 崔乃夫 蔡 诚

主 编: 李维民

副 主 编: 范传新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连儒 王 焰 冯 蕙 阮家新
刘增新 李海文 李海燕 吴殿尧
邱永生 沈学明 张 麟 张瀛丹
陈立人 范 硕 周均伦 周学之
郭可瑛 黄 瑶 萧超然 阎景堂
彭 红 谭德山

目 录

愤怒出壮士	1
赤脚走过刀刃	6
爱心两茫茫	13
此头敢向国门悬	18
天边有道虹	23
平江血 平江潮	32
岿然井冈山	41
风雨荡于都	47
尖刀插向长沙	51
发糕的功勋	56
另一种硝烟	61
笑傲遵义	66
谁敢横刀立马	70
烽火照真情	74
两袖清风	83
飞跃太行山	88
同咸同淡同此心	95
沙家店敲钟	99
独钓宜川雪	103

钱钱饭 手足亲	108
有德可怀 有威可畏	112
诚暖穆斯林	115
布衣本色	120
华灯与地铺	125
给侵略者当头一棒	130
这里有天罗地网	135
用勋章告慰祖国	140
亲手放飞的鹰	147
从鸭绿江到天涯	150
于无声处听惊雷	160
触礁匡庐	167
耿字的四种写法	174
心中芳草地	180
胸怀挂甲屯	185
最后的蜀道	190
惊涛撼大树	198
魂欲乘风归去	202

愤怒出壮士

公历 1898 年 10 月 24 日(戊戌年农历九月初十日),彭德怀元帅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一个叫乌石寨的山村里。童年的彭德怀,既不能天真活泼地玩耍嬉戏,也不能无忧无虑地上学读书。他还不满 8 岁,母亲就不幸病逝。久病的父亲拄着棍子走几步便上气不接下气地蹲下喘咳。70 多岁的老祖母和两个小弟弟都不能干活。原先由母亲挑起的养家糊口的重担,无情地落到彭德怀幼小的肩头上。



彭德怀读书的私塾

他噙着泪水走出私塾的门,他在这里只读了两年书。从此,他再也没有上过学校。

每天清早,他拿起斧头上山砍柴,背着柴走好几里路,到镇上卖掉,换点米回家。这怎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呢?!只得典当微薄的家产。两年中,先后卖掉山林树木和荒坡,只留下两

间茅屋居住,其余全部典押出去。因债主逼债,把门板和床板都卖了。最后,连房前屋后的树根都挖出卖掉。

大年除夕,村里的富户人家,辞旧岁,祭祖先,爆竹声声。彭德怀一家人却饥肠辘辘。两个幼小的弟弟啼饥叫寒。初一早上,老祖母给彭德怀一只破篮子,一根打狗棍,说:“钟伢子,带着弟弟去讨点米吧,不能等着饿死啊!”彭德怀本不愿意去,但看到年迈的祖母、病重的父亲和两个又饿又冷浑身发抖的弟弟,只得带着大弟走出家门。

兄弟俩赤脚穿着草鞋,身披破蓑衣,顶着刺骨的寒风,躲开本村人,向外村走去。从清晨一直讨到黄昏,彭德怀一天没吃饭,冻饿交加,回到家门,两眼发黑,饿昏倒地。

以后,彭德怀给人放牛、打短工、挑脚,苦苦支撑到13岁时,年近80的老祖母已不能走动,父亲干瘦得像寒冬的枯柴。彭德怀不得不背着一张破草席,离开家门到6里远的黄磧岭煤窑去做童工。

这是一座土煤窑,既旧又小,窑洞外杂草丛生。矿洞里潮湿、阴暗,充满臭污气味。穷苦的矿工多是赤条条一丝不挂,在油烟弥漫的桐油灯下,每天劳动十二三个小时。在低矮的坑道里,工人运煤,用的是原始的劳动工具。用弯木做扁担,像木犁一样,弯前短,弯后长,每人的胳膊肘和膝盖上各绑着一只破草鞋,拖着一兜煤,头顶油灯,四肢着地,在洞里爬行。

彭德怀当车水工,车水旁积着一汪泥水,他的双腿整天泡在泥潭中。他为了多挣工钱养家,在车水休息时,又挑起扁担,去运一次煤。白天,车完水,煤屑和汗水混在一起,在赤裸的脊背上流淌。晚上,他还拖着被水泡肿的腿脚,挣扎着去运两次煤。他一次又一次地拖着几十斤重的煤兜,那幼小的肩头怎么

承受得了！他只能深深地弯下腰，用力地爬行。待他爬出洞口时，即使寒冬季节，也是全身汗水淋漓。而矿主对童工更是敲骨吸髓般地压榨，彭德怀每运两次煤，只得成人运一次煤的工钱。稍有不慎，还挨工头的毒打。

第二年，临近年关的一天早上，忽然不上工了，百余工人聚集在洞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他们得知煤矿老板因经营亏本而外逃时，矿工们齐声吼骂。那为活命而挣扎的吼声，撕人心肺。当天饥寒交迫的矿工组织起来，卖掉堆积在煤场的煤炭，因买煤人乘机压价，只卖了平常的半价，维持了十几天的伙食。后因矿井浸水很深，难以复工，便散了伙。每人只分得4升米。彭德怀劳苦两年多，仅得8元工钱，还有10余元未拿到，白流了一年多的汗水。

彭德怀满怀着一腔仇恨离开煤窑。回到家时，看见两间茅屋，又破又烂，连窗纸都未糊。弟弟接过他手上提的两升米、一斤肉，非常高兴，以为他还有钱可以买年货。小弟说：“哥哥，我的脚冻烂了，给我缝一双袜子吧！”大弟看哥哥瘦多了，还光着脚，便问：“哥哥，为什么还穿着草鞋，不穿鞋袜呢？”彭德怀忍着内心的痛楚，说：“走路不冷。”其实，他想：我除了从母胎里带来的一双肉靴外，哪里还有鞋袜呢！

家里人听了他当矿工两年的情景，都流了泪。父亲气得攥着拳头说：“看你又黑又瘦，简直不像人样了，白给这些狗东西干了！”

彭德怀看到村里的富户越富，穷户越穷，像他家那样的赤贫户多了起来。人间的苦难使他思索：世道为什么这样不平？穷人的活路在哪里？他的心里深深种下了对剥削者的仇恨，磨砺出对旧社会的叛逆性格。

1913年，湘潭大旱，河水断流，赤地千里。贫苦百姓靠草根、树皮、观音土充饥。不少人背井离乡去外地乞讨，甚至卖儿卖女。而豪绅富户则囤粮居奇，趁机卖高价，逼得饥民们被迫起来斗争，强迫官绅平价粜粮，在当地称为“闹粜”。

当地的一些开明绅士为了维持地方治安，主张富户平价卖谷，按每户的田亩多少摊派卖谷数量，并公布管田户名单，按排名顺序轮流出粜。

一天，轮到乌石寨李家瓦屋地主陈吉祥家出粜。陈家有数年陈谷，与奸商勾结，运到外地卖高价。对饥民却装出一副可怜相，连声哭穷：“我家吃的是蚕豆，实在没有米！”并当众吃蚕豆当午饭，不肯出粜。饥民们从清晨等到黄昏，饥饿难忍。机灵的彭德怀不信他的谎言，抬头看了一眼建在瓦屋上的粮仓，勇敢地爬上屋顶，揭开谷仓的瓦，发现稻谷满仓，他连声喊：“有谷，有谷！”接着，数人闻声而上，气愤地将三间瓦屋的瓦推下一半，吓得陈吉祥不得不允出粜。



彭德怀带头逼地主出粜

半个月后的一天夜晚，彭德怀的堂三伯和五叔悄悄来到彭家，告诉彭德怀说：“有人告你聚众逼粮，开仓劫粮，并拆毁瓦屋，官府已派人来捉拿你，你赶快逃命吧！”彭德怀理直气壮地说：“他不按时出粮，我们有理，他无理！”三伯叹道：“现今世界，谁有钱谁就有理。你不赶快逃走，明早团勇就会来抓你！”

父亲紧张得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三十六计走为上，逃吧！”

逃，是摆在彭德怀面前惟一的出路了。可是，他想到家里的困窘，为难地说：“一文钱也没有，往哪里逃？”

五叔忙从怀里掏出钱，放到彭德怀的手里：“我刚卖了猪仔，这800文你拿去用吧，逃到洞庭湖筑堤去吧，那里有乡亲。”

彭德怀依恋不舍地别了老人和两个已经睡了弟弟，转身走出家门。边走边回望那一弯冷月下的久居的茅屋，心想，不知何年何日能归来？盈眶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一串串地滴落在难舍的乡土上。

夜，空寂寂的，只有一路山风为他送行。

远走他乡的彭德怀在湘阴、益阳两县交界处的西林围当了堤工，15岁的他，每天挑着沉重的土担，往返于泥水中。洞庭湖里堆积起来的土方，压弯了他的背，使他正在发育的身躯竟早早地有些驼了。40多年后，彭德怀穿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服时，还能清晰地看出少年时的苦难留在他身上的印痕。彭德怀曾说：“我这背是从小挖煤、修堤压弯的！”

彭德怀如牛似马地做了两年堤工，只得三石半米的工钱，这还算是全棚最好的收入。由于残酷的剥削，堤工们无法生活，几次停工、罢工，要求增加土方工钱。但因没有很好的领导

与组织，均遭到镇压。1916年春节前，忍无可忍的彭德怀和堤工们又一次组织起来，要求年关预发工钱。结果斗争失败，彭德怀因此被堤工局定为“不安分子”而遭到驱逐。

当时，湘军成立第二师在靖港招兵。

不满18岁的彭德怀在苦难中磨练出一种不安命的倔犟的性格。他扔下扁担，愤而投军。走前，他满腔愤懑地将破烂不堪的行李扔进湖心，意味着不找到出路，决不回头。



彭德怀说：“我这背是从小挖煤、修堤压弯的！”

赤脚走过刀刃

一直生活在穷乡僻野，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彭德怀，对于天下大事是一片混沌。自1916年他带着求生的愿望投身到湘军第二师六团当了小兵后，凭着一个苦孩子的劳动本性，在队伍中任劳任怨，勤奋好学，不论是军事操练，还是文化学习，成绩都是优秀。在驱逐北洋军阀的战斗中，彭德怀英勇机智，使营长两次脱险。4年中，他由二等兵、一等兵、副班长、班长到副排长、排长。

南北军阀在湖南的频繁战乱,使人民迭遭兵火惨灾。彭德怀目睹军阀纷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社会迅速破产,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和生活依据,投军阀部队当炮灰,我也是其中之一。”同时,他又看到湘军内部为了争地盘,抢财源,经常发生内讧,吃喝嫖赌,腐败堕落,而士兵们除了服从外,没有别的自由。这一切,使他对旧军队的幻想逐渐破灭。

在此期间,彭德怀结交了20多个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失业的小手工业者出身的士兵做朋友,同黄公略、李灿一起,相约以救国救民为宗旨:“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包括不刮地皮,不讨小老婆);不扰民。”1920年夏,他与李灿、王绍南、张荣生等7人秘密组织了扶困济贫性质的团体“救贫会”,在他的排里开展了秘密活动。



彭德怀在排里组织秘密团体“救贫会”

1921年夏末,彭德怀率加强排驻防华容县注滋口。他在练兵休息时,经常到贫苦农民家里去坐坐。初去时,农民见他是个军官,不大理会。去过几次以后,谈的都是农家事,问到他们种谁家的田,一亩田要交多少租,为什么要搬到湖滨来。农民见他说话温和,关心的都是他们的疾苦,就向他倾诉满腹苦水。一个中年农民,蹲在门口,几次想说,又未开口。看来他内心的愤恨压抑得太沉重!终于,他站了起来,对彭德怀说:“我叫姜子清,家住舵杆洲,这些年我起早贪黑从湖滨淤积起十多亩芦苇田,刚种了两年,就被恶霸地主区盛钦霸占去了。”说着说着,他痛哭流涕,说不下去了,要求彭德怀帮助他夺回淤地,杀了区恶霸。在屋的贫苦农民们也异口同声地说:“区盛钦为富不仁,该杀!”

彭德怀经过调查,区盛钦是注滋口有名的恶霸地主,兼任税务局局长和堤工局局长,其兄是省署的高级少将参议。他仗势欺人,不仅霸占姜子清的苇田,而且还在当地封河禁止别人网鱼,封苇田禁止别人砍伐,并巧立名目,增加税收,强占民田民房,横行乡里。

几天后,姜子清遇见彭德怀,又向他提出夺回苇田的事。彭德怀说“这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只有把这恶霸杀了。”

姜子清马上说:“口齐心不齐。说起区盛钦人人都恨,做起来个个都怕。”

彭德怀接着问:“你也怕吗?”

姜子清虽然说不怕,但又有些胆怯:“只我一个人不行。”

彭德怀为他壮胆:“今晚我派几个武装兵,你带路去,把区盛钦杀了。去时都化装,事后不得向任何人泄露。你敢不敢?”姜子清听了,高兴地说:“敢!”

当晚,彭德怀派了3名救贫会会员,由姜子清带路,将区盛钦秘密杀死。并贴出一张匿名布告,宣布了区盛钦的罪状。除了恶霸,注滋口镇上的贫苦人都暗自称快。

初冬,彭德怀调防潞口畲。一天早操后,六团特务排徐排长来到彭德怀处,郑重地说:“团长请你去长沙团部。”

彭德怀马上动身。走出5里来路,突然从路旁树林里跳出约一班的士兵,猛扑上来,用绳索捆绑了他的双手。这时,徐排长上前说:“这是团长奉赵督军命令,不得已来捉你的。听说你杀了高级参议的弟弟和他的全家人。”彭德怀恍然大悟。接着他坦直地说:“杀区盛钦确有其事,但未杀他全家。”

他边走边想逃脱的办法。他想士兵们多是贫苦人,便对他们说,这次犯法,是因为要灭恶霸地主,救济穷人。区盛钦是当地为富不仁的最大恶霸,无恶不作,并列举了他一堆罪状。

一个士兵说:“可恶,真该杀!”全班士兵几乎同声附和。

彭德怀说:“今天到长沙,说不定明天就会把我杀掉。杀了我不要紧,别人也会起来灭恶霸财主的!”

一个士兵为他出主意:“你到督军署不要承认,他们没有证据,可能是土匪杀的。也可能是区盛钦平日作恶太多,别人报仇杀的。”

徐排长假惺惺地说:“团长也是不得已的,到督军署后,定会设法营救你。”

午后3时左右,到了黄花市,离长沙还有20余里。彭德怀说:“休息一下,实在走不动了!”休息时,牵着绳索的那个士兵,沅江口音,紧靠着彭德怀坐下,偷偷地把绳子解松,又用手重重地在他背上按了两下,示意他逃。彭德怀转过头去,以满含深情的目光感谢他。

又走了几里，离长沙只有 15 里了。过捞刀河时，大家上了渡船。彭德怀站在船上冷冷地扫了一眼徐排长，知他爱财如命，便说：“老徐，我大衣口袋里还有几十块钱，你们拿去吧！不要留给那些看管监狱的豺狼。”

徐排长听说给钱，快步上来掏出钱，数了数，说：“你如能得救，仍然退还给你；万一不幸就替你办后事了。”

彭德怀意识到他要独占这些钱，便说：“用不着，人死了，喂狗就是了。兄弟们各分 1 元，你分 5 元，其余的你们到小饭馆去吃一餐吧。”说完这话，船离岸只有十来米，彭德怀狠狠地向他撞去，将他撞落水中。彭德怀猛力一跃，逃脱上岸，捆在手上的绳索脱落在地。士兵们朝天放了几枪，无人追赶。

他飞鸟似地一气跑出二三十里。天黑人乏，又饥又渴，就地躺下休息。他望着满天寒星，口里随意念道：“天地转，日月光。问君往何方？天下之大，岂无容身之处吗？”他念头一转，劲就来了，走啊！

夜半时，来到易家湾湘江岸边，江上飘着薄薄的雾，江边停着一只小船，闪着昏暗的灯光。他走过去，见一老汉、老妇和一女孩在补网。彭德怀说：“老人家，夜已深了，还未睡呀！”

老汉抬头看了看他，说：“白天捞鱼，把网扯破了，今晚不补好，明天捞不了鱼，就没饭吃！”接着，问道：“先生，这么晚了，你到哪里去？”

彭德怀说：“我不是先生，我家也是穷人。只是因为在外边做事，穿得好一点。我想过江，没有一文钱。”

老汉见他很和气，便说：“你上船来，送你过江去，不要你的钱！”

他感激地上了小船，问了老汉姓名，知他叫罗六十老倌，

没有房屋，只有这条小船，专靠打鱼为生。船靠岸时，彭德怀解开外衣，脱下一件棉线衣，送给老汉。他不肯收。彭德怀跳上岸去，将衣服丢在船上：“感谢你们，留作纪念吧！”

他住地，有些遗憾，坐了一会。江边有一处山，船点着灯，他起来往小舟走，近时的光一无其的二十分，一个老妇人年貌也差不多，还有一小女，五六岁，都在外国，叫声老人就夜已深了，还未睡呀！他们同睡，白天还这样，把个扯破了，今晚不把个补好，明天补不了，就没办法吃！他们睡过话，子情是好的。我说，别人说都这样。老妇说，先生你不是家人，我有时看你不像，所以他叫那先生。我说，我家也是家人，不是先生，出来而我可做的，只是穿件白一点。老妇人，你到那里去，今晚不在此。我还

彭德怀的庐山笔记手迹，记述了这件事

彭德怀连夜赶路，天地一片死寂，偶有几声犬吠，显得格外凄厉。他绕开大道，走小路。月残星稀时，到了湘潭城南郭得云家。他是彭德怀入伍时的班长。辛亥革命时任过连长，对民国以来的军阀混战甚为愤恨，弃职回家，以做皮匠为生，生活清贫，但有骨气。彭德怀对他很敬重，此时，彭德怀无处可去，便来他家避难。

当彭德怀被捕又逃脱的消息传到二师时，李灿、黄公略和张荣生等十分担心，一起分析他会逃到哪里去？他无别处可去，可能会到郭得云家。便让李灿来找，果然找到。不久，李灿、黄公略和张荣生一起来看望彭德怀。彭德怀感慨地说：“这半年来，打富济贫，杀恶霸被通缉，几乎砍了头。要想灭财主，灭贪官污吏，平均地权，人人有饭吃，并非易事！”

郭得云比彭德怀年长10岁，历事较多，他想起自己10多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深沉地说：“我们要打倒列强，要救中